

錫伯渡傳奇

狼祭

于文胜 著

濟南出版社

錫伯渡傳奇

狼祭

于文胜 著

濟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锡伯渡传奇. 狼祭/于文胜著.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 - 7 - 5488 - 2077 - 2

I. ①锡… II. ①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93672 号

责任编辑 刘德义

封面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二环南路 1 号

邮 编 250002

印 刷 山东省东营市新华印刷厂

开 本 150 毫米×230 毫米 16 开

印 张 8.75

字 数 71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8 - 2077 - 2

定 价 24.80 元

(如有倒页、缺页、白页,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锡伯渡的民族传奇和家族传奇

——于文胜《锡伯渡传奇》序

高建群

在北屯往上十几公里的额尔齐斯河上游，有个古老的地名叫锡伯渡。它一度易名齐伯渡。兵团将它收入后，易名西北渡。它现在则又恢复成锡伯渡这个称谓了。

以上三个地名，都曾经在中国地图上出现过。

锡伯渡与锡伯人那一次迁徙新疆有关。

18 世纪中叶，清廷平定准格尔叛乱后，从东北沈阳一带 17 屯中抽调 1020 名锡伯族青年和他们的家属共 3275 人，分两批来到伊犁戍边。

乾隆三十年（1765 年）春天，第一批出发的人，通过蒙古大草原从科布多翻越乌尔莫盖提达坂后进入阿勒泰。

其时正值初夏，额尔齐斯河春潮泛滥，无法渡河。他们所携带的粮食已经不多了，而且人马已经十分疲惫，遂决定在此做短暂停留。半年以后，才渡河而过。

锡伯人渡河的这个地方，遂成为前往阿勒泰城必经的一个渡口。

直到北屯公路大桥修筑以前，它一直是这样。后来大

序

桥修成后，它完成了摆渡车辆的使命，主要用于摆渡前往阿尔泰山夏季牧场游牧的哈萨克人的畜群。

兵团农十师新闻中心主任小于，拿出了一沓他在锡伯渡拍摄的照片，并且为我讲述了上面所谈的锡伯渡的由来。

照片上的锡伯渡的艄公，剽悍、雄壮，年纪六十岁上下，手拄着路旁的“阔乡牧道”字样的石头路标，眼望大河，一副沉思的样子。

艄公叫莫合买提。

指着照片上的艄公，我对小于说，锡伯渡我知道一点，这个艄公的父亲是山东人或者河南人，是在那遥远的年代里，步行走了3年，才从口内走到新疆，然后继续北上，走到额尔齐斯河边，走进一家哈萨克帐篷，被招赘为婿的。

我的话令小于大大地吃惊，他说艄公的父亲确实是山东人，他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件事。他不知道我为什么二十多年前就知道这个家族的秘密。

小于在锡伯渡长大。他是兵团的第三代了。

我在白房子当兵的时候，我们班有个民族战士叫阿依同拜依，他就是这锡伯渡的人，按年龄推算，他应当是那个从山东过来入赘哈萨克毡房的老艄公的孙子，是眼前这个老艄公的儿子。

我正是从阿依同拜依的口中，知道这个家庭秘密的。

阿依同拜依是哈语“三个巴依”的意思，他说他出生的时候，恰好有三个巴依从他家门口走过。



阿依同拜依的姐姐，曾经给在福海县担任县委书记的贾那布尔当过秘书。照片上的姑娘漂亮极了，像当年来中国访问的尼泊尔国国王的王后。

在边防站，我是火箭筒射手，阿依同拜依是班用机枪射手。我们曾同在一个班。

阿依同拜依骑马的姿势漂亮极了。歪着身子骑在马上，马一路狂奔、四蹄翻飞，踏踏作响。他还为边防站赶过大车。赶的是那种平板车厢的俄罗斯风格的马车，一匹辕马三匹稍马拉着。装的小山一样的一车干草，晃悠悠地从戈壁滩上驶过。他盘腿坐在高高的草堆顶上，挥着马鞭，唱着歌。如果是空车，他则手扶着车前面的那个X形的木架，站在车上挥着马鞭呐喊。马儿扬起四蹄，车子在戈壁滩上狂奔。

阿依同拜依早我一年复员，如今不知道他在哪里。按照常规推算，他也应当在这一带工作才对。

我没有对热情的小于说我为什么知道锡伯渡的这桩秘密。我心里很惆怅。我只对小于说，能安排个机会，咱们去一趟锡伯渡，我想在那里，寻找一个昨日白房子人物的踪迹。

但是老杜将我在北屯的日程安排得很满，那近在咫尺的锡伯渡，看来此行我是无法去了。

我想，如果谁能将锡伯渡的历史写成一部小说，那会是一部史诗的。写一写锡伯族向大西北迁徙的历史，写一

序

写那个勇敢的山东人跨过千山万水，最后入赘哈萨克毡房的故事，写一写渡口的今天和这个家庭的今天，那真的会成为一部史诗的。

记得在乌鲁木齐，一位年轻的作家告诉我，根据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在新疆这块土地上，曾经流行过十七种死文字。我告诉他说，这十七种泯灭的文字本身就是一本大书，一本我们先民的风云流散的历史，一种来自遥远年代呢喃的声音。溯根求源，我们能从里面找到许多古老的信息，找到昨日的人类发生的向今天的人类发出的那遥远的问候。

举例说吧。

佉卢文公元2世纪时曾在阿富汗贵霜王朝风行，成为官方文字，后来贵霜王朝灭亡，佉卢文变成了死文字。然而，它却又开始奇异地在新疆的罗布泊地区以及和田地区风行，成为与汉文同时使用的官方文字。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楼兰人除了是从欧洲迁徙而来的古老高贵种族之外，2世纪时它曾有过一次大的民族融和，这块中亚地中海慷慨地接纳了阿富汗苍凉高原上的远方避难者。

还记得，1991年的时候，在西安，张贤亮先生刚刚从贵州讲学回来，他对我说，在贵州讲学时，学员提问道，如何才能写出深刻、恢宏、大气的史诗作品？他回答说，你们要去寻找历史的断裂带，比如说吧，贫穷得连盐巴也吃不上苗族，为什么妇女们头上要盘上十几斤重的银首



饰呢？这说明，这个民族过去曾经是生活在温柔富贵乡中的，一定是有过一次什么不测，或者天灾，或者战争，才使他们逃向荒野，逃往十万大山，沦为赤贫的。一个作家，如果他能将那段历史挖掘出来，他就把这个民族写出来了。这写出来的就是民族史诗。

锡伯渡充满民族传奇和家族传奇的故事，它为什么如此触动我，原因大概也在这里。

上面这一段文字，是我两千年时重返阿勒泰所写的随笔之一章。原来它还在一本著名杂志《绿洲》上发过，我把这事都忘了。那次，是我这个白房子老兵，在阔别 23 年后，应兵团农十师文联之约，重回故地。我因此十分感谢农十师文联主席杜元铎先生和农十师新闻中心主任于文胜先生。

老杜已经去世。好像说是有一年冬天，突发心脏病，当时大雪封路，无法前往乌市抢救，于是死在北屯。那一年在西安见到兵团文联主席李光武先生，我还对老杜之死，表示了无尽的哀悼之意，并请他转告我对嫂夫人和两个孩子的问候。

文胜我也有极深的印象，他撩着两条长腿，肩上扛着摄影机跟着我们从布伦托海，到喀纳斯湖，到阿赫吐拜克，到北湾，到吉木乃，沿着边界线走了一圈。他十分敬业，话不多，像所有兵团人那样，中亚细亚的漠风吹拂得脸色黝黑，那脸上常有一种无奈的、忍受的表情。

序

兵团人是共和国伟大的公民，这话好像是在我之前来过这里的一位副总理说的。兵团人总用这句话来宽慰自己，来为自己活在一种崇高的虚幻的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下寻找注脚。在这闭塞的、干涸的环境中，他们着实活得不易。记得在乌伦古河河源地区的那个团场（大约是 183 团或 184 团吧），青年人对我们说：“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我们的世界很无奈！”这句话叫人听了很难受。

记得我们告别这个荒僻的团场时，人们站在路旁的建筑物前挥手向我们告别。夕阳凄凉地照耀着这块中亚细亚大陆腹地，那些簇拥在一起向我们挥手的人们，渐渐地退出了视野。——我在那一刻突然掉下泪来。

北屯是中国纬度最北的一座城市。这本书的作者就曾在这座城市供职。在兵团传说中，当年张宗翰将军，坐着吉普车来到这里。额尔齐斯河东岸，蚊虫肆虐，空旷孤寂如同死域；将军在地图上一划说，在这里建一座城市吧，扼守这个要道。于是农十师在这里建立，而在进入 21 世纪后，升格为北屯市。

北屯市的旁边，有一座平顶的小山，它就叫平顶山。

当年，成吉思汗在平顶山召开誓师大会。尔后，兵分两路，一路渡过河去，穿越阿尔泰山冰大坂，一路打通伊犁果子沟天山峡谷，成钳形攻势，从而进入欧亚大平原，完成他对哈拉喇模的征服，从而为他建立横跨欧亚的大帝国拉开序幕。



北屯市如今已经将平顶山建成了一个公园。两千年的那一次，当我从额尔齐斯河边，平顶山山脚下经过时，看见一只鹰隼。这个草原之王，在清晨巡视了一圈草原之后，此刻正合住翅膀，敛落在平顶山的山顶。记得我当时感慨地说，这样的山冈正是为这样的雄鹰准备着的，而这样的雄鹰正适宜在这样的山冈上敛落。

阿尔泰山是一座横亘中亚细亚的南北走向的山脉，与额尔齐斯河平行。阿尔泰山的最高峰，成吉思汗的年代，叫奎屯山，意思是多么寒冷的地方呀！盛世才的年代，为取悦苏俄，将它改名为友谊峰。1962年伊塔事件后，周恩来总理说，有什么友谊可言，遂大笔一挥，将它改成三国交界处。据说，现在又恢复“奎屯山”这个比较古老的称谓了。

说它仅仅是比较古老，是说“奎屯山”之前，它一定还有更为古老的名字的。

英国人类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说，那是一块多么令人着迷的地方呀！如果让我重新出生一次，我愿意出生在中亚，出生在新疆。那里是世界的人种博物馆，世界三大古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古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欧罗巴游牧民族。其中前两个都消失在那块土地上了，欧罗巴游牧民族则从马背上走下来，以舟作马，开始了人类的大航海时代。

额尔齐斯河是一条用怎样的美丽辞藻来赞美都不算过

序

分的河流。它发源于阿尔泰山，穿越西伯利亚，注入北冰洋。它在俄境内的名字叫鄂毕河。冬天，河流冰封，夜半更深常发起惊天动地的炸裂声。夏天，春潮汹涌，一河蔚蓝色的浩大水流，仪态万千地从阿勒泰草原流过。

我曾经抱着一支半自动步枪，在额尔齐斯河口驻守过五年。

是的，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言，河流上那个或曰锡伯渡，或曰齐伯渡，或曰西北渡的著名渡口，曾经发生过一段传奇。满族之一支锡伯族，在那个遥远的年代里，沿着蒙古高原那弓背形的地面，迁徙伊犁，曾在这里停歇半年，尔后从这里渡河。

那迁徙的人们后来渡过额尔齐斯河后，继续往西北走，直抵伊犁，然后形成如今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我有几位锡伯族朋友，他们告诉我锡伯族应该是满族中的皇族，乾隆将自己最信任的子弟派遣去新疆，让他们像那飞翔的蒲公英种子一样落地生根，从而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块当时多事和动荡的土地上。

锡伯族后来为满族所同化，成为满族中的一支。在东北，锡伯族原来的故乡地，要寻找这个民族的古老语言、习俗、服饰已经很难了。阴差阳错，它却还在这遥远的西陲之地保留着。

关于我文章中谈到的那位锡伯渡艄公的孙子阿依同拜依，我这几年还得到过他的遥远问候，他复员后回到家乡，



然后好像在福海县民政局工作了。按年龄推算，他也该退休了。

我现在还能记起他骑马时的那种弯着腰、半个屁股翘在马鞍上的潇洒姿态。现在看那些影视剧上的演员们的骑马，我常常笑着说：生手生手，整整一个人死死地堆在马鞍上，像一堆肉。

我的后来小说中的许多哈萨克格言，就是听阿依同拜依讲述的，例如：“马背上摔下来的是胆小的！”“不要和骑走马的人打交道”“如果有两个聪明人的话，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只有一个聪明人的话，那就只好是我了！”

在这个西安城细雨绵绵的早晨，我写下以上的文字，为这位新疆朋友的一本书，也为我自己的一段新疆感情。我已经六十出头了，怅然西望，老眼昏花的我，有一种“心在天山，身老沧州”的感觉。

我曾经说过，有一天当我老了，成了一堆灰，请将我的骨灰一分为三，一份撒入渭河、一份撒入延河、一份撒入我从军年代的额尔齐斯河！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是在那里度过的。那里葬埋着我的青春、我的激情、我的一点儿可怜的崇高感。

2016年4月16日 西安



锡伯渡

(自序)

于文胜

终于又回到锡伯渡了，这片养育我的土地。也许是有我太多童年和少年的回忆，经常梦回到这里，一棵树、一丛草、一捧土……都是那么亲切和熟悉！这里虽然已人去屋废，一人高的荒草马上要把它掩盖了，那条大船也早已不知去向，可我还是感觉那么亲切，仿佛有回到家的感觉。故乡，总是令人魂牵梦绕！

锡伯渡是个很小很小的地方，位于额尔齐斯河上游中段的河南岸，下游距北屯市三十余公里，上游距富蕴县一百余公里，20世纪60~80年代为兵团183团一个连级编制的单位，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这里虽小却在中国地图上有它一个点，因为其地理位置曾十分重要，是进出阿勒泰的主要渡口和古牧道。其地名意为锡伯人住过的渡口。

在历史的长河中，锡伯渡有过三次繁荣时期，每次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一次是18世纪中期清廷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从今辽宁省沈阳一带的17屯中抽调了1020名锡伯族青年和他们的家属共3275人分两批西迁到新疆伊犁

自序

戍边。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春天，第一批出发的人通过蒙古大草原从科布多西行翻越乌尔莫盖提达坂到达这里。

当时正值盛夏，西迁的锡伯族人到渡口时正是额尔齐斯河的洪水期，河水暴涨水流湍急，根本没法渡河，加之锡伯族人人马疲惫粮食也不多了，他们看到这里风光秀美，河里满是鱼儿，林里动物成群，于是便决定安营扎寨小住下来。整个夏天锡伯族人都是在这里度过的，直到夏末水小时才涉水渡河继续西迁至伊犁。

锡伯族人是射猎和捕鱼的能手，他们用捕获的猎物与当地入交换各种生活用品，教当地人射猎和捕鱼技巧，当地人也很喜欢他们。整个夏天，这里成为方圆百里最热闹的地方，人来人往如集市一般。据传一个锡伯族小伙爱上一个哈萨克族姑娘，他就留了下来；一个哈萨克族姑娘爱上一个锡伯族小伙，她就跟着走了。后人便称此地“锡伯渡”。

锡伯渡第二次繁荣是 1959 年 4 月，一支由 33 名兵团战士组成的特殊队伍来到这里，支起了三顶帐篷，架起了三口大锅——至此，兵团又多了一个团级建制单位——183 团。此后人员逐渐增多，锡伯渡土地有限，183 团迁至现在叫双渠镇的地方。如今的 183 团已是有几千人的团场了，然而，这小小的锡伯渡却是它的诞生地。

183 团团部迁走后，在原来团部的旧址上留下的 30 户左右人家，成立了打鱼队，专门打鱼供给团部。后又改为



采石队，进山开采条石为新团部盖房打地基用。再后来，改为耕田种地的农业连队（连队，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制系列中的一个专用词，是屯垦戍边事业中一个最基层的生产单位），但还叫采石队。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上小学时，锡伯渡就试种成功了苹果，成为阿勒泰地区首个产苹果的地方，各地纷纷来买苹果。

后来虽然在北屯修建了水泥的额河大桥，修建了直通阿勒泰市的公路，但锡伯渡仍是一个重要的渡口。福海县每年春季进山秋季下山转场的牛群、羊群、驼群、马群和拖家带口游牧的哈萨克族牧民，都要经锡伯渡渡河进出山；河两岸的牧业队和生产队之间的人走亲访友都要经过锡伯渡，那时的锡伯渡一年四季都很热闹。

上世纪 70 年代，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锡伯渡是方圆百里出产特种果菜的地方。除苹果外还成功种植了海棠果、啤酒花、一号洋芋等。这里种出的西瓜个大瓢甜，黄西红柿和南瓜远近闻名。当时盛传锡伯渡的黄西红柿两个顶一个鸡蛋，洋芋又大又沙又甜可当馍吃，走后门才能买上。这里羊多、鱼多、瓜果多，曾令多少人羡慕！

那时，锡伯渡的鱼太多了，可能因为是渡口船上掉下的牛羊粪多的原因，一群一群的鱼在渡口游来游去，随便下一片网一个钟头就上满了鱼。我小时候，到处粮食紧张，连队就成立了一支打鱼队，每家每天分一水桶鱼，一年四季吃鱼，连上学带的午饭都是烤干鱼，可以说，我们那一

自序

代锡伯渡小孩是吃鱼长大的。

那时锡伯渡鱼多到什么程度，举两个例子：一个哈萨克族牧民骑马从浅水处过河，马被狗鱼（白斑狗鱼，又称乔尔泰）咬得乱跳，上岸一看，牧人两只脚上各咬着一条大狗鱼，马的阴茎上咬着一条大狗鱼。连队一个叫条条的青年，一个猛子扎进河里，搏斗了好一阵，提出了一条两米多长、脸盆粗的狗鱼。我们小时候钓鱼不用食，钩上扎束羊毛就行了。

那时，当地的哈萨克族人不吃鱼，不吃蔬菜，主要吃肉和奶茶奶酪，但他们喜欢汉族人种的西瓜和自酿的酒。于是锡伯渡就有人悄悄在自家酿酒，在自家地里种西瓜，然后用酒和西瓜换来哈萨克族牧人的羊和牛宰了吃肉。记得小时候锡伯渡一到冬天，几乎家家都会宰一头牛过冬。那时，除了很难吃上白面馍馍外，鱼肉是不缺的。

除了鱼多牛羊肉多外，那时锡伯渡渡口两岸的树林里野兔子特别多。连队有个外号叫“兔见愁”的，捉兔子的技术高超，一次少则捉一两只多则捉五六只大野兔子，一年能捉几十只甚至上百只野兔子。

上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期的锡伯渡是它最繁盛的时期，那时谁要是想调进采石队是很难的。记得那时经常有团电影队和演出队来放电影和演节目，后来才知道他们经常来的原因是锡伯渡有鱼吃、有肉吃、有好瓜果吃，难怪西瓜一熟电影多了，苹果一熟好戏多了，冬天一到领



导多了呢。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后锡伯渡开始冷清下来了。

说锡伯渡就不能不讲讲那两只大船。据说，额尔齐斯河在中国流域内有好几个渡口，曾经还与苏联通航，但最大的还是锡伯渡的渡口。渡口南北，各深深地埋下一个大木桩（后改为钢筋水泥桩，至今还在），木桩上系着一根锃亮的钢丝绳，有擀面杖般粗，仿佛一张巨大弓上的弦，绷得紧紧的。钢绳下系住一个大的动滑轮，滑轮的另一头把河面上的两只大木船死死地抓住。每只木船有十米长、三米宽，两只木船并在一起，上面用厚木板钉成一个约有六十平方米的大船平台，一次能装一群羊或两辆大汽车。船工倾斜着身子，双手紧紧地拽着钢绳，像拔河似的一把一把地拽，加上水的冲力，大船慢慢驶向对岸。

那时锡伯渡的采石队归 183 团管，而渡口和渡船归福海县管。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有过两个船工，一个是我小学同学库盘的父亲，哈萨克族。上世纪 70 年代末库盘的父亲退休了，父亲是汉族、母亲是哈萨克族的莫合买提接管大船。一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这艘大船还在摆渡，只是作用越来越小了，和采石队一起衰落了。

锡伯渡的第三次繁荣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仿佛是一夜之间，锡伯渡上下几十公里的额尔齐斯河两岸一下涌来了数万淘金大军，用短短两三年时间就把两岸的河滩翻了个遍，无数的树木被砍伐，额尔齐斯河两岸满目疮痍。一时间，天南地北的几百人涌进锡伯渡，小小的弹丸之地一